

探寻中国兵法制胜之道 ⑦

从《孙子兵法》中汲取战略思想

■薛国安

引言

战略思想,是关于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,通常表现为国防与战争的指导理论和基本原则。《孙子兵法》作为中国传统兵学之经典,揭示出战争全局的基本路径和关注重点,体现出浓厚的战略思维色彩。其中许多思想观点闪烁着智慧的光芒,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,对当代战争乃至其他领域的竞争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

“全胜”: 孙子战略思想的目标

崇尚和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。孙子提出:“不战而屈人之兵,善之善者也。”相对于西方“暴力至上”而言,孙子这一战略思想的突出特点是“以和为上”。然而,由于阶级利益、集团利益、民族利益的出现和发展,战争仍然客观存在。因此,孙子所谓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有着多层含义。

首先,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是柔武战略的经典表述。“柔武”一词最早出现在《逸周书·柔武》中,强调“胜国若化,不动金鼓,善战不斗,故曰柔武”。其中,“柔”表示柔软、柔顺,而“武”表示武力、刚强。柔是表象,武是实质。孙子的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,强调尽可能用外柔内刚的方法迫使对方服从我们的意志,形象地表达了以弱胜强、以柔克刚的战略境界。

其次,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必要前提是“以优势的综合实力为坚实基础”。孙子崇尚谋略,追求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,但其整个谋略思想体系的基石是实力。他一再告诉人们,无论多么精巧的谋略最终都必须靠实力才能实现。因此,《谋攻篇》提出“全国为上,破国次之”,说明“全”与“破”的关系。“全”虽为上策,但离不开“破”为后盾,没有打破敌国的实力,也就无所谓“全胜”。没有强大的实力作支撑,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无异于痴人说梦。

再次,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是一系列组合拳的结果。孙子给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定位是“善之善者也”,即战略应

当追求的最高境界。孙子深知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经过艰难的过程,必须运用一系列斗争方式综合发力。所以,他提出:“故上兵伐谋,其次伐交,其次伐兵,其下攻城。”其中,“伐谋”“伐交”“伐兵”“攻城”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呈现多种组合方式。无论哪种组合方式,目的都是为了“必以全争于天下,故兵不顿而利可全”,即一定要用“全胜”的战略胜于天下,从而既不使国力兵力受挫,又获得了全面的胜利。这种“全胜”,有力地控制了战争的范围,减少了双方的战损,避免了生灵涂炭,同时获胜的一方实现了利益最大化,自然是“善之善者也”。

通观兵法全篇不难看出,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既是孙子追求的最高理想,也是统领其战略思想体系的关键之所在。

“道胜”: 孙子战略思想的前提

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道义,反映在战争问题上往往表现为以是否符合道义为标准,分析双方的强弱,决定作战的攻守。《易经·师》中有言:“师贞,丈人吉,无咎。”意思说,兴兵打仗如果合乎正义,又有德高望重的人临阵指挥,就能顺利取胜而无祸咎。从战争规律上总结,军队为正义而战方能理直气壮,为非正义而战则理屈气衰。孙子不仅继承了这一传统思想,而且将之上升到至关重要的位置。《计篇》中提出的“五事七计”,第一位的就是“道”,意味着在孙子的战略思想体系中,战略筹划、战略决策等问题均以“道”为要旨。

“道者,令民与上同意也。故可以与之死,可以与之生,而不畏危”。一旦从道义上赢得军民的普遍认同,军民一定会与国家同生死、共命运,勇往直前,关键时刻绝不会退缩。《谋攻篇》中重申了这一观点:“上下同欲者胜。”孙子在这个问题上虽然着墨不多,但是高度重视。将“道”位列第一,意在告诉人们,道义上胜过敌方是赢得战争胜利的第一要务,也是治国治军的头等大事。“道”是“1”,将孰有能、天地孰得、法令孰行、兵众孰强、士卒孰练、赏罚孰明等要素都是“0”,有了“1”,其后的每个“0”才有价值,才能形成巨大合力,否则再多的“0”也无济于事。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,战争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外交等因素关系更为密切,孙子的这一思想历久弥新,愈发具有活力,为当代军人思考现实战略问题提供了有益依循。

“先胜”: 孙子战略思想的基石

自战争产生以来,战场上的胜负似乎主要取决于两军交战的那一时刻。然而,实际上大多数战争的胜负结果早在战前就已经决定了,战场上的较量只不过是平时战争准备的公开检验而已。对此,孙子有清醒认识和独到见解。他在《形篇》中提出: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,败兵先战而后求胜。”纵观人类战争史,这两句话精辟地道出了战争胜负的铁律。一切谋略措施,只有建立在战争充分准备的基础之上,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。因此,孙子特别看重一个“先”字。

在战略决策问题上,《用间篇》提出:“故明君贤将,所以动而胜人,成功出于众者,先知也。”清楚地说明,预先侦知战略信息是正确决策、作战成功的前提条件。在战争准备问题上,《形篇》强调:“昔之善战者,先为不可胜,以待敌之可胜。不可胜在己,可胜在敌。”认为自古以来真正善于筹划战争的人,不是争胜于白刃之间,而是功夫下在战前准备,下在提升自身实力上。在作战指挥问题上,《虚实篇》主张:“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,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。”一

个“凡”字道出了作战的基本规律,只有先行一步进入战场并做好作战准备的一方才能掌握主动权,后人一步则必定被动挨打。此外,在《作战篇》《军争篇》《地形篇》等篇章中,多次从作战角度阐述了“先得”“先行”“先居”“先至”等方面的谋略方法。当代战争进程短促,开战即决战,孙子谋求“先胜”的战略思想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。

“知胜”: 孙子战略思想的主线

孙子尚智,整个兵法充满智慧的色彩。《作战篇》中指出:“不知知用兵之害者,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。”为了力求做到“尽知”,使战略决策和作战指挥建立在可靠的信息基础之上,孙子十三篇从不同角度、不同层次反复提出求知胜方的方法。概括起来看,孙子谋求“知胜”的思想有以下要点:

彼己兼重,尤重难点。正确的决策必须来自于指挥员对敌我双方情况的全面了解,而不能偏于一端,只知彼,或只知己。所以孙子始终将“彼”与“己”并重,且始终把“知彼”放在第一位。因为知己不易,知彼更难,需要下更大的功夫。只有真正做到知彼,才能针对敌方的意图、部署和行动进行正确的战略决策和灵活的作战指挥。

知己知彼,视野开阔。战争是阶级与阶级、民族与民族、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对抗。尽管孙子生活的年代已经普遍使用“敌”字,孙子却始终坚持强调“知彼知己”,意在提醒决策者和指挥员一定要眼界开阔,全面了解战争双方阵营的情况,不能仅仅盯着当面之敌。往往敌人的盟友就是我们的潜在对手,忽略了潜在对手的情况,则很可能构成盲区、软肋,为其提供可乘之机。

善于巧知,动中知敌。战争双方的心理变化和谋略运用使战场既虚实相间、真假混杂,又瞬息万变。因此,透过战场迷雾和假象,精确了解敌情是古今中外战场上的一大难题。孙子提醒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,由表及里,从虚到实,精准判断对手的意图、状态和行动。

“奇胜”: 孙子战略思想的钤键

战争区别于社会其他领域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富于变化。对于战争中常见的矛盾,孙子均以辩证分析的方法,兼论双方特点,同时阐释双方的转化或互动。在众多的矛盾范畴中,奇正无疑最为重要。深究孙子有关“奇正”的论述,有三个方面的观点尤其值得重视。

守正出奇,互相配合。“奇正”是两个大概念,内涵十分丰富。具体来说,在兵力使用上,用于守备、相持、钳制的为正兵,用于机动、预备、突击的为奇兵;在作战方式上,正面强攻、明攻为正兵,迂回、伏击、暗袭为奇兵;在谋略运用上,循规蹈矩、按部就班的为正,打破常规、随机创新的为奇。两者之间,守正是基础,出奇是极机。奇正相互作用,互为补充,缺一不可。

奇正相生,互相转化。孙子战略思想活的灵魂在奇正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充分,最为鲜活。奇与正理论上有所区分,实践中却可以相互转化,需要根据敌情、地形等战场的变化而随机应变。孙子认为:“地势不过奇正,奇正之变,不可胜穷也;奇正相生,如循环之无端,孰能穷之?”战场形势瞬息万变,兵法运用自然也应不拘一格,通过变化奇正,使敌方眼花缭乱,举步失措,我方则得以集中力量,营造势险节短的有利态势。

奇正造势,避实击虚。奇正相变不是无规则的随意乱变。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主动地变化兵力上的奇正、战法上的奇正、谋略上的奇正,使对方兵力虚弱,决策错误、谋略错误,而我方则由虚实变实,由弱变强,由患变利。在此基础上,再以势险节短之势避实击虚,一举破敌。

当代战争的战场透明度日益提高,战略部署、调兵遣将等活动几乎处在对方全方位、全天候侦察探测系统严密监视下,战略隐蔽、战役奇袭的难度空前提高。我们不妨结合新的战争形态深入研究孙子的奇胜思想,从而创造性地探索破解这些难题的妙方。

由内燃机车“大显身手”说起

■贾先存

前段时间,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遇大范围暴雪、冻雨等极端天气,多地高铁和动车组列车被迫降速、停运,已淡出人们视野多年的内燃机车此时“大显身手”,引发人们关注。紧急时刻,内燃机车“挺身而出”担当重任,既出人意料,也在情理之中。近年来,随着铁路电气化率不断提高,铁轨上飞驰的内燃机车越来越少,但并不意味着它已彻底消失,相反在特定情况下其优势仍然不可替代。内燃机车以内燃机作为原动力,虽然速度慢,但更能适应恶劣天气条件,一直是铁路应急救援的主力。

内燃机车在暴风雪中“大显身手”带给我们不少启示。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,先进与落后从来都是相对的,再先进的东西也有其软肋,一旦软肋被对手掌握并采取反制措施,所谓的先进反而可能成为致敌的导火索。“萨姆-6”导弹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一战成名,一周内击落以军战机数十架。但到了第五次中东战争,其弱点被以军掌握,开战仅仅数分钟大部分导弹阵地即被摧毁。

把握指挥控制行动关键点

■薛闰兴

挑灯看剑

现代战争中,作战指挥机构应当实时掌握战场态势发展变化,及时、准确地分析战场情况,根据作战决心和战场实际,果断、精准、灵活地实施指挥控制,确保实现作战决心。

实时掌握战场态势,灵敏捕捉战机。指挥员应全面掌握情报信息,精准研判战场态势并得出正确判断结论,进而积极创造并捕捉战机。一要立足大局全面判。综合运用各种侦察方法手段,连续跟踪掌握战场情况,及时、准确、全面分析研判战场态势变化,力争找准、判现实威胁和潜在威胁,进而统筹全盘,紧盯全局研判作战重心,围绕实现作战目的找准关键性作战。二要紧盯关键快速判。作战实施阶段,判断情况具有很强的局部性、针对性和时效性,应紧盯敌我对抗重点、作战企图和战场态势变化,实时把握作战重心,精准、快速研判战场态势,找准当前作战关键点,进而围绕关键,积极创造并灵活捕捉战机。三要基于系统精确判。信息化智能化作战,应充分发挥信息系统的智能辅助决策功能,通过细算、精算、深算、快算及兵棋模拟推演等方法来提升判断情况的科学性。

紧盯作战关键环节,果断调整决心。即要紧盯影响全局的关键点、着眼作战进程的转换点、把住临机协同的发力点,掌控战场态势的风险点,适时、慎重、果断调整既定决心。首先,着眼实现上级意图定决心。指挥机构应当紧紧围绕实现上级作战意图,达

认清进攻与防御的对立统一

■殷涛 张永贺

观点争鸣

自战争产生以来,进攻和防御便是作战的两种基本类型。约米尼认为,无论进攻和防御,都是既有利又有弊的。综合来看,进攻和防御各有强弱、优劣和利弊,两者既相互作用对立,又相互依存转化,是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。

空间上的“占领”与“据守”。战场上,进攻方通常持空间占领目的,防御方则持空间据守目的,双方都是为了获取空间控制权并占有其附着利益。这种占领与据守目的,可以从根本上将攻与防区别开来。占领与据守是总的目的,在具体策略上可灵活应变。进攻时,可据守既设阵地,诱敌前出,进而歼灭敌人、占其阵地;防御时,可主动退却、诱敌深入,进而伏击敌人、恢复阵地。

形式上的“弱势”与“强势”。攻与防目的相反、内容相对,自然有形式上的强弱之别。杜普伊认为,防御比进攻更能增强力量。分析其强弱之别,主要在于地利:进攻弱在缺少地利,需要机动造势,但强在机动自由,可“动于九天之上”;防御强在拥有地利,可“藏于九地之下”,但弱在机动受到掣肘。尤其在山地战中,地利可以增强兵力的掩蔽效果和兵器的打击效能。同时,也有观点认为“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”,前提是占据力量优势。比如在二战的苏德战场上,德军在失去力量优势时仍然坚持进攻,加速了灭亡。因此需要分清形式与力量之强弱,准确评估力量,灵活选择形式。

力量上的“不足”与“有余”。力量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。作战中,力量不足是绝对的,战场空间是广袤的,对力量的需求是趋于无限的。力量有余是相对的,攻则有余,因为可以机动造势,进攻力所能及的目标;守则有余,因为可以利用地利,以弱抗强。毛泽东同志曾指出,我们的战略是“以一当十”,我们的战术是“以十当一”。未来作战,把握力量的“绝对不足”与“相对有余”特点,集中用兵、节约用兵,才能实现战略上的“以少胜多”和战术上的“以多胜少”。

配置上的“集中”与“分散”。集中与分散是兵力空间配置的基本策略。由于作战过程的组织性、耗散性特点,兵力总是呈现有组织或自适应的集中与分散。从有组织的方面看,集中是为了击敌、歼敌,分散是为了避敌、诱敌或抗敌,二者各有利弊。集中配置能够形成局部优势、增进内部合力,但也会增加毁伤风险。分散配置可以提高战场生存和应变能力,但不利于形成局部优势。集中或分散,需要根据战场容量和力量多寡等,适时、适量、适度进行调整,平衡兵力与火力、战略与战术、空间与时间,必要时进行机动配置。

机动上的“外线”与“内线”。兵力机动改变的是空间位置。通常,进攻机动位于其企图占领空间的“外线”,其理想态势是形成包围;防御机动位于其据守空间的“内线”,其完备态势是环形立体防御。外线与内线也是相对的,从进攻机动样式看,包围和迂回显然是外线;渗透和穿插看似是内线,实际上一旦行动到位,内线即刻就变成外线,正如蛋糕切开之后切线变成

外线一般。从防御机动样式看,阵地内和阵地间机动是其主要样式,因为脱离阵地意味着放弃地利优势。机动的策略除了隐蔽、快速、灵活之外,关键是在内线之中开辟外线。例如,进攻中的渗透和穿插就是在对方内线之中开辟外线,防御中的伏击就是在己方内线之中开辟外线。

打击上的“向心”与“离心”。攻防的空间目的和机动特征决定了其打击的“向心”与“离心”趋势。克劳塞维茨认为,进攻的向心形式具有增强火力、多面攻击和断敌退路的优势;防御的离心形式具有兵力集中的优势。向心打击看,通常认为战术范围的向心打击能够增强火力,产生集火效应;离心打击则难以契合“火器分散、火力集中”的用火原则。从兵力对比看,向心打击占绝对优势,否则易被各个击破;离心打击则可以发挥内线的集中优势,打破包围乃至各个击破。因此,运用这两种策略时,应紧密结合机动,趋利避害。

时间上的“速决”与“持久”。“兵之情主速”。战争进程的无限性趋势和作战力量的有限性特点,决定了作战的时效性要求。然而,攻防对时效的要求并不同。从速度看,决策越快行动时间越充裕,机动越快可到达空间越广,打击越快毁伤目标概率越高。从历时看,因为作战是进攻中的消耗与防御小的消耗的持续过程,进攻更需要速决,防御更适应持久。抗美援朝期间,我军坚持“持久作战、积极防御”,尽力消耗敌人,取得显著战果。因此,用好时间策略,需要持久积蓄势能、快速释放动能。

相比于其他领域,战争中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,战场情况瞬息万变,意外随时可能发生。纵观战争史,因“出其不意”“偶然”等因素导致失败的战例不胜枚举。信息化智能化时代,远程精确制导、无人作战等作战手段,打破了传统的空间限制,这在军事技术发展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。与此同时,这些新型技术手段以及高科技武器装备极其依赖信息与网络,一旦信息无法获取、网络中断,技术优势也就荡然无存。面对信息化智能化战争,在发展和使用高技术时,应该清醒认识并力争改变这一不利情况,既要下好“先手棋”,也须留好“后手牌”。

“凡事预则立,不预则废。”任何事物发展,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。高技术装备在发展过程中,受制于技术条件、研发人员思路等,难免会有不完善因素,只有积极做好相关预案,留有多手准备,遇有突发情况才能措置裕如。而且,高技术装备应当具有较高的“冗余度”,使体系结构具有一定的替代、补偿和自适应功能,并为关键系统中的关键功能设计备份系统,或在智能化、自动化操控中预留保留传统的操作方式和使用接口,以备战时应急。另外,要着眼最坏情况最坏局面做准备,在练好用好新装备的同时,地形学、手工地图等传统技能也不能丢,以确保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都有应对手段,做到有备无患。

战争最讲求实际效果,哪一种武器可靠有效,哪一种武器就会受到欢迎。在近些年的局部战争中,虽然不乏先进武器亮相,但消耗最多的仍然是传统装备。着眼未来战争,绝不能在发展高技术装备的同时,忽视传统武器装备的研究,轻视常规作战力量的训练和运用。应根据未来战场需求,处理好传统常规作战力量与新型作战力量的关系,注重对其进行融合发展运用,从而有效提升掌控未来战争主动权的能力。